第一章

火烧州府

的确,昆仑山是一座雪山。这冷面的雪都一直未曾熄灭姜子牙心中的怒火：雪山的寒气就是霸气，霸气就是杀气。这杀气慢慢浸润到姜子牙的骨头里，经过多年的酝酿，遂使姜子牙心中构思出一部兵书。

“可笑,我怎么会火烧州府呢?”姜子牙在心里说,他常常会想起四十年前的那一幕情景。

姜子牙甚至恨自己一时鲁莽火烧州府,差点祸及姜门。那时的姜子牙正是风华正茂的壮年。姜子牙本姓姜，名望，字子牙。其祖先因帮禹治水有功,被封于吕,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吕尚。在家里时，子牙和弟弟子章一起到州府贩猪，供南街一家肉铺宰买。他和弟弟子章一起贩猪虽然做的是小本生意，但几年来倒也赚了些钱。那一天,两人赶着五头大肥猪去州府,刚到西关城门,只听一声嗖哨,忽地一下,八九个守门差役扑窜上来,领头的差役声称天子张榜,禁了屠沽,马牛羊鸡犬豕全送皇都,祭天祭神。

姜子牙很认真地问:“榜在何处？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领头差役打量了一下姜子牙,冷笑一声说:“你想看 ?”

姜子牙点点头:“想看。”

领头差役便道:“随我到州府去。”

姜子牙兄弟二人赶着五头肥猪跟在领头差役后面，后面又有几个差役在赶着他兄弟二人，姜子牙心里暗暗说不好，回头看时，那几个差役正挤眉弄眼。姜子牙心里也很明白,什么天子张榜,不过是巧取豪夺罢了。刚才错说了一句话,没有榜还看什么榜 ?此番去州府，五头肥猪白白地送给了他们不说，还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。

姜子牙在背后看那肥头大耳的领头差役，那领头差役不经过一番巧取豪夺如何能长得这么胖呢？要维持住这么胖不继续巧取豪夺能行吗 ?这领头差役是天生就要吃肉的人,是吃肉从不感到腻的人。姜子牙想,这领头差役的肉量一定很大,二两一块的肥肉不用嚼也能咽到肚里去,而且,咽的响声一定优美动听。姜子牙不由地咂了咂嘴,他甚至有些羡慕这位肥头大耳的领头差役,一个人有这么大的肉量是多么美妙的事啊！

不！他羡慕领头差役的野性。

人也是动物，一点野性也没有那还算是人吗？瞧这领头差役,其走路的姿势和肥猪走路的姿势相差无几。于是,姜子牙心中由一种激情刺激出的热力在他体内迅速地扩散。

“杀了他。”他想。

姜子牙有一种自卑感,他长得很清瘦,从体形上他就不是领头差役的对手。

姜子牙的自卑感是首先从食欲上开始的。姜子牙也喜欢吃肉,由于家境的贫寒，他对自己喜欢吃肉有一种天生的抑制。毫无疑问,在姜子牙的父母看来,这就是一种高尚行为,是一种行孝道的标志。过年过节的时候,姜子牙也会这么抑制着,他用筷子把桌上的鱼肉夹到父母碗里,父母的脸上就有了醉人的笑容,似乎这就是家庭和睦美满的所在。

“你也吃!”

“我吃好了。”

“怎么会呢?”

“吃好了,真的。”

姜子牙对自己的这一举动感到很满意，他这么做父母并没有教过他，他的血液里就有做这一动作的因子，如同下跪磕头，也是用不着父母教的，仿佛有一种神附在他的身上，让他水到渠成地下跪磕头。假如姜子牙不会下跪磕头，他肯定不是炎黄子孙。

姜子牙两眼放花,他不知到底是愤怒还是期盼造成的。正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他弟弟姜子章发话了：

“大人!”

领头差役回过头来满脸挂笑地说:“什么事呀?”

姜子章:“天子圣明,禁止屠沽,我们弟兄二人送来五头肥猪，可有什么赏赐？”

领头差役收了笑:“你要什么赏赐?”

姜子章忙笑着说:“其实也不是什么别的赏赐,就是大人在一张纸上写上几个字罢了。”

领头差役:“这个有,这个有。”

姜子章:“那我们就满意了。”

领头差役大加赞赏地嘿嘿笑起来，惹得五头肥猪也跟着哼哼唧唧。现在，活着的五头肥猪的上帝是领头差役，它们不得不哼哼唧唧；到了州府，五头肥猪被杀了，它们反过来就成了领头差役等人的上帝。

上帝永远是相对的。

可怜的上帝!

“哼什么,再哼就杀了你们!”领头差役说。

姜子牙出了一身冷汗。

子牙子章到了州府,按领头差役的吩咐,杀了一头猪,领头差役见他兄弟二人手脚快，猪肚子里的杂碎也弄得干净，便吩咐他兄

弟二人明天再杀了另四头猪，今夜里肉煮熟了就一起喝酒。那些差役们异常兴奋，高声嚷着吃了猪肉好上翠花楼。吃的时候，一半的差役醉倒了，一半的差役留着酒量到翠花楼去陶醉，那翠花楼上的花是看一眼便让他们过量的。

子牙子章真要感谢这夜里的一顿酒，如果没有这一顿酒，他兄弟二人如何能有机会火烧州府呢？火烧起来了，夜里有风，风助火势,把州府附近的民宅也烧了些。

姜子牙又是一阵叹息。

州府是烧了,可州府里的人还在,这些人会更加盘剥百姓,来修建更加富丽堂皇的州府。那些被火烧了民宅的百姓，也许再也无力修建新宅了，只能露宿街头。那些醉倒在地的差役，也许被火烧死，也许就那么醉死。姜子牙想，到底哪种死法更使他快意些呢？

他不知道。

也许,差役们醉死更好！

姜子牙眼里有了泪。

“哥,你怎么哭了?”

“这样做并不好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百姓跟着遭殃啊！”

“总是要遭殃的,长痛不如短痛。”

“还是长痛。”

“那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逃命呗！”

“往哪里逃？”

“南面多山,往南跑。”

兄弟二人站在城南一座山上遥望一片火海的州府说了这番话。子章先回到家里，带着家里的人一起逃命。子牙在南面一座山的山顶上等着,直到第二天天亮,仍不见人来,只好悻悻地往南走，一路总觉得背后有人,不时回过头来,再加上饥饿,胆量更小了。这

之后,姜子牙只要肚子一饿,他心里就慌慌的,仿佛有人在追杀他。

姜子牙再也没有见到家里的人。

出道下山

被迫无奈,姜子牙上昆仑山学道,学来学去,竟孕育出一部兵书。这一点，他自己也感到奇怪。他不是什么道人，他是一颗滚烫的杀星。现在，姜子牙就是兵书，兵书就是姜子牙。姜子牙站在昆仑山上一声咳嗽，昆仑山便发生了一次罕见的雪崩。

“学道不成学干戈!”师傅说。

姜子牙并没有注意到师傅就站在他身后，师傅的话他也没听清。那时候，他正得意地看着雪崩，雪崩的气势如千军万马奔赴疆场。

“子牙!”

“师傅!”

“你可以出山了,”师傅又摇摇头说“:不对,不应该说是出山,应该说可以下山了。”

“下山?”

“是这样。”师傅肯定地说“:你应该下山,总不能让那一部兵书烂在肚子里吧?你应该下山，这是数命数决定的呀！”

姜子牙怔怔地看着师傅,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师傅突然问道“:天上在下什么？”

“下雪。”

“你再想想。”

“下雨。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师傅笑了,而后又长叹一声。昆仑山的确在下雪,而属于姜子牙的天空却正在下雨。姜子牙火烧州府,仍不解恨。他人在昆仑山,心却在朝歌。他一想到活棺材般的朝歌,牙齿就咬得咯咯响。有这样的心情,姜子牙怎么能得道呢?他肚子里像酿酒一样酿成的兵书,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压迫着他,剥削着他,使他痛苦不堪。他迫不及待地要找一个人倾诉,哪怕这个人是个窝囊废,这也无关紧要,只要这个人愿意倾听。他知道,这个人肯定会出现他甚至骄傲和自豪,这个人一旦被他的兵书作陪衬就立刻变得顶天立地了。

兵书,每一个字是一柄削铁如泥的利剑 每一个字都是那么奇妙,简直就是天定!

姜子牙无可奈何地笑了。

姜子牙是一个懂得退却的人,他被他的聪明才智驱赶着,使他不知疲倦地完成了这部兵书。在他看来,他和他的聪明才智完全是两码事,因而就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。一切都是一念之差,姜子牙上山的时候,他总觉得昆仑山的寒冷和肃杀是连在一起的,那飘飞的鹅毛大雪正合于战罢玉龙三百万、断鳞残甲满天飞了。其实,真正和寒冷连在一起的是寂静,永恒的寂静。姜子牙明白这一点时是书成之后,可这时候,一切更由不得他了。

他急不可耐地要下山。

“师傅,那我就下山吧!”

“下山容易上山难。”

姜子牙仿佛又看到了州府大火,仿佛又听到大火熊熊燃烧时发出的令人心醉的响声。他再次享受到杀伐的快意,每一次回忆都是一种享受。那时,他正年轻气盛,如今,他已老得不像样子了。

姜子牙长叹一声。

“为什么叹气?”

“我已经老了。”

“你生来命薄,仙道难成,只可享受浊世的富贵罢了。”师傅说:“如今成汤数尽,周室将兴,你下山扶助圣君,你必定身为将相,那

么,你在山上修行四十年的功夫也算没有白费。”

“多谢师傅。”

“我还有八句诗要说给你听,这八句诗是你日后的验证。”

“你说吧,我一定牢记心中。”

姜子牙静下心来,细听那八句诗,并默念熟记于心。这八句诗是:

二十年来窘迫联，耐心守分且安然。
磻溪石上垂竿钓，自有高明请大贤。
辅佐圣君为相父，九三拜相握兵权。
诸侯会合逢戊甲，九八封神又四年。

姜子牙知道这成汤的历史,成汤王自从杀了夏桀王,平却了肉山酒海后，天下一统，改国号为商。成汤的江山安安稳稳传至了二十八帝,乃是纣王,帝乙三子,驾居朝歌,执掌江山。姜子牙在昆仑山时,六韬三略,五音六律,甲骨卜辞,钟鼎彝铭,天象演绎,阴阳合历，五行道术，长寿秘诀等他都认真研习。他并没有想过要出则为将,统率三军 入则为相,袍笏登场。更没有想过香车宝马,驰骋八方 歌伎舞女,陪伴左右。可实际上他研习的不是仙家的事,无非是人间的俗事而已。

但有一点姜子牙是明白的，这一次下山，绝对是命浅福薄。

第二章

纣王东征

属于姜子牙的天空的确在下雨。雨者，天地交合也！

纣王是天,妲己就是地。

在这样的雨季里，姜子牙仿佛摸到了一种湿润润的东西。这东西是什么,他并不知道,这种湿润润的东西让他挂念。

他师傅说他仙道难成，只配享受人间的富贵，那么，让他挂念的东西可能就是人间富贵里某一项内容。

心跳！

心跳的是他往四周一看，树上是成双成对的鸟儿，水里更是成双成对的鸳鸯。瞧，还有那一块空地上孤零零长着的两颗树，枝叶相间，宛如一体。远处，一只红狐媚媚地坐着，使这山间更充满生机。

一只灰色的狼追过去。

那只红狐并不惊慌，慢慢地站起来，就在原地放了一个臭屁。这臭屁对于那只灰色的狼来说一定是香的，那狼就在那里嗅来嗅去,像回忆,像咀嚼 或是这样 红狐走了,可它的影子还留在原地，

那狼就对着这影子疯狂，望梅止渴。其实，红狐正得意地站在不远处的一面坡上，待狼抬起头来看时，红狐就送给狼一个媚眼，狼便箭一般冲过去，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。

红狐又放了一个臭屁。

这臭屁对于狼来说又是香的,比第一次的还香。狼感到欣慰无比，庆幸自己有一副最灵敏的鼻子，以致于红狐的屁经久不散。

就这样，狼永远追不上红狐。

狼在追逐中有了无穷的快意。

如果不把狼的追逐看成追杀，这就是一幅精彩绝伦的爱情画卷。

灰狼累了,不再追逐,可鼻子里仍然能闻到红狐那充满笑声的气味。

狼仰天长啸。

姜子牙看着远处只有一个红点的红狐，心里一阵躁动。他想，这红狐多像是一位美人！

妲己自然是这样的美人。

那是在纣王征服了东夷之后,他觉得祖父、父王没有完成的大业,到他手里完成了。作为一个征服者,纣王应该是成功的。同时，作为一个征服者，往往有着性情暴烈凶猛的一面。纣王小的时候，因吸不出他娘的奶水来，就狠狠地把他娘的奶头咬掉了。他娘一怒之下，把他扔到深山野林去喂狼。比干知道后，不辞劳苦跑遍深山野林，在一个狼窝里找到了纣王。比干站在狼窝边，见到了惊人的一幕：一只母狼正在给纣王喂奶。

可以说，纣王是吃狼奶长大的，这似乎更加助长他的暴烈性情。

吃狼奶长大的人更加好战。

他是弓箭的发明者：面对面杀敌固然能满足那种暴烈性情的刺激，而远距离轻巧杀敌又有另一番快意。纣王在位时，东夷人常骚扰边关,抢劫财物,严重威胁着商朝的统治地位,成了殷商大患。

纣王急不可耐地要征讨。

安邦治国尚不老练的纣王不得不向比干讨教：

“昔日，祖父、父王都对东夷大举征伐过，但都没有彻底根治，所以造成今日之患。当今，我兵足粮丰，是否可以讨伐东夷呢？”

“现在，我们有八百诸侯，而殷商在联盟中必须保持绝对权威，版图不能削弱，朝贡不能改变。当今，东夷竟敢无视殷商，实是可恶，应当出兵讨伐。目前我们虽国库盈满，但兵还不精将还不强，需要尽快练兵。等国富兵强了，再兴师讨伐，定能无往而不胜。”

纣王采纳了比干的意见。

纣王亲自训将。

次年秋，比干向纣王建议说：“我们已经国富民丰、兵强马壮了，军队势力已胜过东夷十倍，可以讨伐东夷了。”

纣王当即抓兵点将，命武士上卿恶来为大将，太卜费仲为参军，统帅十万雄兵前往讨伐。

恶来和费仲两人俱为奸臣，而奸臣总是时运颇佳。比干知道后，连忙劝谏纣王说：“恶来生性贪生怕死 费仲奸诈好利善阿，用这两个人前往恐有不测。”比干建议，纣王文韬武略，御驾亲征，一则可鼓舞军心士气，二则可以示威天下，三则可以增强纣王的威望。纣王听了，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比干的建议，又作了充分准备。纣王自己还打制了丈八长矛，八十多斤重的铜盔锦甲，跃马扬鞭亲自出征，朝政国事委托给比干负责料理。

金秋季节，天气不冷不热。纣王统帅浩浩荡荡的大军，举行过隆重的祭祀，从殷都向东南进发，旌旗飘舞，刀枪如林，威风极了。

纣王率领的军队，所向披靡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在讨伐东夷时，纣王见城塞坚固，防守严密，就采用引蛇出洞之计。让大批军队，偃旗息鼓，埋伏在城外沟壕树林中，自己率领一部分人马正面攻击。

纣王率兵作正面攻击，士气大振，攻击的视死如归，埋伏的跃跃欲试。而东夷王见纣兵很少，便出城进攻，纣王把敌兵引到埋伏

圈内,一声令下,鼓角震天,伏兵四起,刀枪齐鸣。纣王骑在马上,手持丈八长矛,横冲直撞,无人阻拦,杀得东夷兵人仰马翻,溃不成军,迫使东夷王让马拉着棺材,自己打着白旗,手捧降书,牵着羔羊,一步一叩,跪地投降。从此以后纣王所到之处,大都不战自降。

纣王率领百万大军讨伐东夷,比干在朝执政,他日夜操劳,白天下乡访察民情,夜晚议定国策。

一日,微子对比干说:"冀北半年不降雨,地皮龟裂,禾苗枯萎,百姓惶惶不安,纷纷背乡离井,逃往外地。"

比干说:"贤侄你速去冀北,赈济百姓,安抚民心,我理毕国事,即刻就去,与民一道寻找水源,兴修水利,解除干旱。"

没过几天,比干让老臣商容、箕子在朝,他带领费仲等一班朝臣往冀北去了。

比干到了冀地,来到一座龙王庙前,见许多老百姓跪在龙王庙前,杀猪宰羊,焚香祈祷,求天降雨。口里不住呼喊着:"老天下雨吧!老天下雨吧!"

然而,苍天无动于衷,火辣辣的太阳把人们烤得汗水直流,热得喘不过气来。

这时候,费仲说:"待我卜上一卦,看老天会不会降雨。"说着,他便来到供桌前,半神不鬼地拈动摇幡,挥舞小旗,眯缝双眼,念念有词。如此之后,又烧甲骨,骨板裂纹以后,他看着支离破碎的裂缝说道:"有一个秃尾巴大蟒精在作祟,如果不把这个蟒精烧死祀天,老天十年八载也不会下雨!"

众百姓听了,信以为真,个个迫不及待,齐声呼叫:"蟒精在哪里?烧死它,烧死它!"

费仲老奸巨滑地寻思了片刻道:"这条蟒精转生成了人,就在你们这些人中间。"

"他是谁?把他找出来,烧死他。"

"他自己主动站出来。"

"快一点。"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费仲在这一片喊声中更是装腔作势,在人群周围走来走去,两只眼睛,毒蛇般地,瞧瞧这个,看看那个。男女老少看到费仲铁青色的狰狞面孔，个个心寒，人人恐惧，不少儿童被吓得急忙钻在娘怀里，不敢出声。

许久,费仲忽然发现了一个美丽少女,他毒蛇般地直盯了她一会,突然道:"是她,蟒精就是她!"

一些鲁莽人听了,不由分说,一齐拥了上去,七手八脚揪住了那个少女就往外拖,那个少女拚命呼叫道:"不是我 不是我 我不是蟒精。"

"烧死她!"

"烧死她!"

求雨的人吼叫起来。少女被吓得六神无主,她软瘫地被架到了柴薪上。

"点火!点火!"

在人群的狂叫声中,两个赤臂大汉,手持火把就去点火,比干大喝一声:"住手!"他疾步跑了上去,把那少女夺回来,抱在怀中说:"她是好生生的一个人,怎么能是一条蟒精呢?"

这时候,人们有的同情,有的愤怒,有的还想去比干手中把那少女夺回来烧死了，幸亏比干的卫兵护卫着，谁也不敢近前。

这当儿,费仲阴险地'嘿嘿'一笑,走到比干面前,皮笑肉不笑地说:"不知丞相听说过没有,昔日明君汤王时,大旱七年,汤王乞雨,卜师占了一课需用人祀天才能下雨。汤王听了婉惜地说:'我求雨是为黎民,倘如死民祀天,不如我焚身祀天!'说罢他就叫人积了柴薪,剪发净身,跳在柴薪上。火将燃,他的爱民正气感动了上天,下起雨来，故汤有明君之传。今日,丞相独掌朝政大权,爱民如子,德高望重，何不向先汤王学习呢？"

比干听了哈哈冷笑几声,说道:"老太卜,用心良苦,我比干领教了。不过我比干不会那么愚蠢。"说毕,比干面向黎民百姓亲切地说:"父老乡亲们,我们不能听天由命光靠着天,我们要学大禹,寻

找水源,挖河修渠,引水灌田,旱涝都能保丰年！”

众百姓听了交头接耳,窃窃议论“:对,挖河修渠,引水灌田,旱涝都能保丰年!”

一老翁激动得跳起来“:相爷,我发现西山上,有个暗河道,还能听见哗哗流水声，如果能把它挖开来，居高临下，一定能把水引过来。”

比干高兴地说“:好,咱们去看看。’说罢,比干在前,众百姓在后,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跟着比干上山去了。

在比干的带领下,黎民百姓争先恐后,不分昼夜,抡锤打眼,不到十天时间，就把那个暗河水开凿出来了，一股甘泉水喷涌而出，百姓们喜出望外，开山、砌渠，把这股清清的甘泉水，引到了田地里。

从此，比干这位相爷在人们心目中更具声名。

比干从冀北抗旱还朝,听了商容、箕子汇报国事,讲到减轻奴隶刑罚，去掉脚链改用刺字的国律颁布以后，奴隶主、贵族多数不执行，特别是费仲无动于衷。

比干听了非常生气,当即带领微子、箕子、商容去察看费仲府里的奴隶作坊。

费仲庞大的奴隶作坊，在城东北洹河湾里，方圆约有百顷大，外面是桑林、耕地,里边是一片低矮破露的奴隶作坊。作坊内,奴隶们像牛马一样裸肉露肩,带着脚链,推磨、捣米、养蚕、织帛,制作陶器，冶炼青铜……他们累死累活，一天只能吃上两顿糠菜饭。如果哪个奴隶怠工,偷懒,费仲的家丁就用皮鞭、棍子抽打他们。

这天,时至中午,费仲还不让奴隶们去吃早饭,有个披头散发拉犁的女奴叫夏娃，她饿得实在支持不住，突然晕倒了，犁也停下来。

这时候,旁边的家丁看见了,怒冲冲地跑过去,不论三七二十一,抡起皮鞭就朝夏娃头上打。连打数鞭,叫骂道“:起来,快点!”夏娃抬起头,举起干瘦的手,乞求说“:老爷,我饿,我饿,我拉不动

了。”

“他娘的,你装什么鬼,别人不饿,就你饿,起来,快起来拉!”他边骂,雨点般的皮鞭又落在了她身上。

有个叫黑虻的男奴隶,长得五大三粗,身强力壮,这当儿,他实在看不下去了,就飞步上前,一把抓住那个家丁的手腕,气愤地说:“她有病,两天水米没粘牙,快把她饿死了,你要再打她,我就跟你拚了!”

家奴出乎意料地连连退了两步,瞪起三角眼骂道:“你他娘的活腻了!”说着就又举起皮鞭打黑虻。黑虻毫不示弱,急忙抓起了一根棍子,大喝道:“你敢往前走一步,我就打死你!”

那家丁见势心虚地连连退几步,沙哑着喉咙叫喊道“来人哪,来人哪,奴隶要反了!”

旁边几十个家丁闻声挥刀持鞭跑过来。

黑虻知道,自己若被他们揪去免不了一死,就大声疾呼道:“弟兄们,反正我们是活不下去了,跟他们拚了!”

他这么一呼唤,耕地的,采桑的,在作坊里做工的,许多奴隶都纷纷持着棍棒赶过来。

为首的那个恶家丁,挨了几棍子,看势头不妙,急忙往费仲府跑去了。其余的家丁也都怕被打,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黑虻道:“兄弟姐妹们,砸开脚链,快跑!”

夏娃害怕道:“往哪儿跑?”

“往山林里!”

众奴隶听了,一个个丁丁当当砸开脚链,急忙向山林逃去了。

这时候,费府里,费仲正在抱着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在玩弄着。

“你长得真白。”

“是吗?”

“跟所有的奴隶都不一样。”

“啥不一样?”

“不该做奴隶的人却做了奴隶。”

“那就别让我做奴隶,大人。”

“好,我不让你做奴隶。”

“多谢大人。”

“不,只这一会,这一会你不是奴隶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做奴隶是上天的旨意,我也无能为力。”

少女的衣服只有一根破布条缠着,费仲用两个指头一捻,布条就断了。

费仲从少女的身上闻到了一股泥土的香味。

费仲正在得意。

“老爷,奴隶们砸毁脚链,全……全都往山里逃跑了。”一家丁气喘吁吁地在门外喊着。

费仲听了,一时气得脸皮发青,推开少女,照家丁脸上“啪啪”打了几耳光,命令道:“追,快去追,全体出动,抓不回来,小心你们的狗命!”

费仲家里养了两千个恶爪牙,一时间倾巢出动,持着刀枪戈矛很快把山林全部包围了。奴隶们老老少少,寡不敌众,太阳未落山,就被全部捉了回来。

费仲命令把所有奴隶都绑在费府门外草地上,周围点起火把,家丁挥刀持戈监视着。火把把大地照成了血红色,他们又把黑虻吊在一棵大树上,面前支起一大鼎,鼎内火光闪闪,里边烧着铜烙铁。

一个家丁见费仲一示意,持起烧得通红通红的铜烙铁,就照黑虻胸口烙去,“嗤啦”一声,黑虻在惨叫声中垂下了头。

费仲在一旁哈哈大笑。

费仲气势汹汹地指着黑虻对奴隶威吓说:“你们都看见了吧,谁还敢跑,就和他一样的下场,啊?”说罢,他又转过身去,猛地抓起黑虻的头发,恶狠狠地问:“还敢不敢跑?”

“我还要跑!”

“我杀了你。”

“费仲老儿,你猪狗不如,只要杀不死我,我还要逃跑。”

费仲气急败坏地狂叫道:“抽筋剥皮,给我处死他!”

两个家丁,就把铜钩、剐刀‘当啷’一声放在了黑虻面前,正要动刑时,比干、微子、商容走来了。

比干问:“费大人,他犯了甚罪,为甚动此大刑?”

费仲气吁吁地道:“他竟敢带头造反、逃跑,不守规矩。”

商容问:“他们为何要跑,国律颁布不准虐待奴隶,去掉脚链、绳索,你执行了吗?”

费仲瞠目结舌:“这……这是我的奴隶。”

这时候,夏娃鼓着勇气呼叫说:“他一天只给我们吃两顿糠菜稀汤,还要我们拼命干重活,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。”

比干若有所思地问费仲:“费大人,你有多少奴隶?”

费仲说:“一千个,都是我用钱买来的。”

比干说:“你有多少土地?”

费仲说:“三千顷,这是先祖给我遗留的。”

比干正在想什么,微子说:“王叔,大批奴隶、土地都操纵在贵族手里,他们有钱有地又有奴隶,东夷战场又急需钱粮,何不叫他们多交些钱粮?”

商容道:“对,叫他们交纳。”

比干道:“不,他们掌有大批奴隶、土地,这不行,国政要改革,要削减他们的土地和奴隶!奴隶超百者,交公;土地过百顷者,没收。违者以国律惩罚。”

话毕,比干又走到黑虻面前,黑虻挣扎了两下,流下了痛苦的眼泪,说了一声‘相爷——’又昏死过去。

比干见奴隶受苦,心里像刀扎一般,他眉头一皱,问费仲:“这个奴隶快要死了,还值多少钱?”

费仲道:“他是我用十五串贝珠买来的,丞相要买,送给你。”

比干道:“一言为定。”

说罢,比干命人把黑虻解下来,抬走了。

然后,又对费仲严厉地说:"邦国有律,虐待奴隶、无故伤害奴隶者,以国律治罪,你明白吗?"

费仲点头哈腰连连说:"明白,明白。"

比干说罢,气愤地同商容、微子走了。

费仲见比干他们走远了,丧心病狂地骂家丁:"你们这些饭桶,都是你们惹的祸,还不快给他们松绑,放回作坊去!"

比干等人回到朝中,对削减贵族的土地、奴隶,经多次商议,考虑再三,感到这些人占有大量财产,是邦国社稷之大患。于是,比干不顾他们的反对,终于对京都内外,诸侯各国、普天之下,颁布了削减贵族土地、奴隶之国策。

这一国策颁布后,举国上下,热烈欢庆,深受奴隶百姓欢迎。

一日,比干在府,正在高兴地检点夫人及家里下人们支援东夷战场的珍珠宝物。费仲、崇侯虎、恶来怒气冲冲而来,质问比干:"削减我等地产、奴隶,是你下的条律?"

比干理直气壮地说:"不错,它利国利民,应当这样。"

费仲说:"你违背祖制,这是我们先祖留给我们的财产,我们不交。"

微子说:"谁敢不交,以违抗国律治罪。"

三个齐声道:"我们去找纣王!"说完他们就怒气冲冲地走了。

纣王在东夷战场上所到之处无往不胜。不日,将凯旋回朝。

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,纣王和三军正在军帐内外点着篝火,狂欢歌舞以庆祝胜利。

费仲、崇侯虎、恶来三人来了。

"拜见大王!"

纣王观看将士戴着面具舞蹈入迷,没有听见。

"拜见大王。"

"不在京中,为何来到东夷。"

"大王久战边关,我等放心不下。"

"三位忠臣,乃孤王贴心之人!"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